

【有所思】

□丹萍

最近闲，总爱想些没用的。比如，如果回到10年前，我会做些什么改变？

为什么是10年？因为我往前推了几次，20年、30年、40年，超过10年就太远了，没有什么想改变的。如果有机会回到10年前则完全不同，我很清晰地知道自己想做哪些改变、想从什么方向努力、想通过什么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那就是：一定要多做腰背力量的练习啊！真的，现在开始固然不晚，但应该从10年前就开始。

那天和朋友喝茶，我看到她的手掌上有茧子，就是手指根部有四个小硬块，颜色明显不一样。她说，医生建议她吊单杠，这样可以减轻腰痛。

我也把自己的手掌伸出给她看，也是四个硬硬的小茧子。有一天坐进出租车时，忽然腰一阵剧痛，我直接让司机拉我去医院。拍了片子没事，医生说让我多吊单杠——看来这是医学界的共识。好几个同龄的朋友都有腰痛的问题，总的来讲，都是因为腰背肌肉力量弱，容易劳损。所以说要练啊，越早开始越好。

年轻的时候，很多对未来的想象都是错的，只有疼痛会如期而至，其他担心的事反而不会发生。

王菲是我妹妹的孩子，在广州实习，住在我家。我觉得年轻人去公司实习一定要穿得正式点儿，在正式的程度宁肯过了，不要不够。因为服装正式说明“我重视这份工作”，说明在我心目中，这份工作的重要程度，足以抵消高跟鞋的不舒适。

王菲想去看一个演出，太晚了会影响工作，我也建议她别去。爱一份工作是那样，爱一个人也是这样。我们一直以来都有这个问题，明明爱得很多，表现得却很少。反过来固然会变成坏人，但刀子嘴豆腐心也太吃亏。

我自作主张，拿了几条我以前上班穿的裙子给王菲试。衣服对我来说太瘦了，她穿起来却特别好看。我又拿了几件给她试，这几条裙子我虽然穿起来也合适，但我现在需要出席的正式场合少了，所以也不再需要，结果她穿起来还是非常好看。看来不是胖瘦的问题，而是我的问题，可能是我已经不适合江湖中的那一套了。于是我说，“我的经验可能也是错的。你去看演出吧。”

好几个孩子在读大学的妈妈问过我，你们家娃给你打电话吗？聊什么？为什么我们家孩子都不给我们打电话？我说，打，一般就是视频。我通常都是把狗狗叫过来，让镜头对着狗，我们就说说天气怎么样什么的，作为狗狗直播的画外音。除此之外，我对娃提问很少，介绍自己更多一点儿，比如我最近去了哪儿，或者和朋友做了什么事情。上次我说和几个朋友搞了一个线上读书分享会，我分享了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这本书的读后感，大家都说我讲得棒了——结果娃立刻也去找这本书看。

我说，如果娃不爱给你打电话，一定是你问他“学习怎么样，成绩怎么样”，没有人愿意回答这个问题。成绩差的不愿意回答，成绩优异的孩子也不愿意，因为他担心自己不会一直这么成绩优异下去，也就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。况且人家学习好也不是被你问出来的。

“难道我不该管他吗？”以前我的回答是：我觉得不该管，因为要让孩子自己决策，失败了才会成长。我基本还是赞同大部分妈妈的想法，就是我们吃过的盐比他们吃过的饭还多，认定他们不听我们的话就会受挫，但我有一点格外宽容——失败一次，知道错了就好。但昨天我和一个朋友喝茶聊天，才发现自己的想法也是错的。

朋友说最近读了一些决策学的书，说我们的很多决策都是以执行人是我们自己来做出的。娃的生活，你要是替他决策，他是执行人，而不是你。你去决策，很可能比他自己决策的质量还要低。可见，吃的盐多还真是不行，太“闲”了。

## 多运动，少吃盐

手不知承接过多少个小生命，剪断过多少次脐带，她那双布满皱纹的双手不知处理过多少次危急的母子抢救。曾经，我喜欢她穿旗袍的优雅，我喜欢她精亮的目光，那是被婴孩第一声啼哭反复清洁的目光。如今，她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神采，她要重新直面另一个自己，直面衰老与死亡的悄悄降临，就像当初在手术室里与污血、丑陋、剧痛打交道一样，她又回到了生命的零度。如日本俳句家松尾芭蕉临终前所写：“今秋/何故自觉衰老/鸟隐入云中/与白菊对视/不染/一尘。”

由宁老太很容易让人想到《红楼梦》里的贾母，她过八十大寿，将贾府的荣耀推至高潮。她惜老怜贫，称呼乡下来的刘姥姥为“老亲家”；她怜惜幼小，当剪烛见的小道士不慎撞倒凤姐，她直说“可怜见的”，又吩咐“别叫人为难他”，给他钱买果子吃；她教凤姐区分软烟罗和霞影纱，用粉红的纱窗配潇湘馆的绿竹；她懂戏剧、爱音乐，最欣赏穿林渡水传来的旋律……螃蟹宴上，贾母忆往事，先说早年史家有一座枕霞亭，又说起当年的一次“落难”，她贪玩掉进水里，把额头鬓角边碰破了，凤姐笑道：“可知老祖宗从小儿的福寿就不小，神差鬼使碰出个窝儿来，好盛福寿的。寿星老儿头上原是一个窝儿，因为万福万寿盛满了，所以倒凸高出些来了。”凤姐以高情商救场，引得众人一笑，贾母的一番话却自有深意，预示着盛极必衰。当然，贾母也是高情商的人，在表达伤感时很是含蓄。贾府最后一次中秋夜宴，凤姐生病缺席，贾母叹道：“有他一个人说说笑笑，还抵得十个人的空儿，可见天下事总难十全！”说罢，不禁长叹一声，遂命拿大杯来斟热酒。大杯、热酒，五脏六腑随之大动，把贾母内心深处的伤感暴露无遗。凤姐生病为贾府走下坡路豁开一个口子，隐喻悲剧结局。

不难看出，曹雪芹从小说一开头就写贾母过八十大寿，后面断断续续传递出她的伤感与无力，正是以她的“老”反衬“树倒猢猻散”的下场，也是用她的“老”凸显生命的大悲悯、大宽容。

二十多年前，宁老太相邻的房主还没搬走，在后院里养了一笼鸽子。鸽子经常偷跑出来啄宁老太的花，她气不打一处来。一天早上，楼上有个叫严严的小男孩，正准备去上学，趁大人去推自行车的空当，他跑到后院里，悄悄打开笼子的插销，蹑手蹑脚钻进去，挨个翻腾鸽子蛋，好像不过瘾，又用手托起一个拿出来打量，然后返身放进笼子里，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表情。这一幕，被宁老太全程看到，她不禁嘴角上扬，却没笑出声来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用手摸过的鸽子蛋很难再孵化。宁老太的笑容里盛满了孩子般的稚拙与可爱。

是锻炼身体，养足精神好写诗。既然她不想换工作，那我还有一件事想跟她谈：“姐夫去世一年多多了，你也该考虑一下个人问题，我认识一位男士，也是丧偶……”

雁姐反问我：“你觉得我孤独吗？还需要伴儿吗？”

我揶揄她：“你不孤独，你有诗歌。”

雁姐笑了，给我看她她在楼梯间创作的诗歌，我看后评价：“有病呻吟，比原来无病呻吟的那些强，我的楼梯间诗人。”

我原来从不看雁姐写的诗歌，她一对我谈诗歌，我就想抱头逃窜，我实在受不了“看花谢也心惊，听猫叫也难，诗就会来了”的所谓诗人，但现在看着被诗歌滋润灵魂的雁姐，我突然感受到诗歌的美妙，不是雁姐写的诗句有多好，而是因为有了精神寄托，让保洁员这份工作也有了诗意，不再苟且。

雁姐说，当下是她最好的时候。王医生去世后，她肩上的担子一下重了，感觉很累，好在有诗歌，让她的情绪有了出口。

摩西奶奶曾说，人的一生，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幸运的。当你不计功利地全身心做一件事情时，投入时的愉悦、成就感，便是最大的收获与褒奖。日子虽苦，因为有了爱好，灰扑扑的日子也镶上了金边，让烟火气的日子浪漫起来，把每一个当下都活成远方。

【在人间】

## 宁老太



刚得脑血栓那会儿，她把相邻的一套二居室买了下来，两套房子的墙壁打通，让老伴在家里练习走路、锻炼身体。然而，她不让儿子住在这里，儿子每天骑车来回跑，照顾完他们便回家，也从不下厨房。或许，这就是她的钟盘——我的生活我做主，谁也不能侵犯。

宁老太“疯”了，其实，她没有疯，只是老了。老，是丑陋、衰颓、恐惧的代名词，也是一种复归，亦老成，亦赤子，逐渐回归到婴儿的状态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说她疯，是蒙尘功利的肉眼看不到单纯的灵魂，是这个社会还没做好接纳复归生命自然个体的准备。宁老太是上海人，从省城最有名的那家妇幼保健院退休，干了一辈子产科医生，她那双苍茫无助的双

## 楼梯间诗人

浸在诗歌里，不仅吃不了苦，连干活省劲的窍门都不会，只会闷着头干。我把这些反馈给雁姐，她委屈地说：“这工作还是你托人帮我找的，为了让我上岗，把原来的保洁员辞退了，我若不好好干，太对不起这份人情了。”

我劝雁姐，没必要看谁面子，先干着，等找到合适的工作再说。

上个月，雁姐亲戚家的厂子需要一名文员，亲戚想让她赶紧辞了保洁员的活儿，去他那里上班，工作体面，而且比保洁员每月多开几百元。雁姐却秒拒了：“工资对我没诱惑力，我当保洁员还能顺带捡废品，每月靠捡纸壳、瓶子啥的也能收入二三百元。而且我现在已经适应了保洁员的工作，觉得任何工作都没有干保洁好。刚开始干时，我哭了三天，可咬牙坚持了两个月后，便适应了，现在擦八层楼梯都不带喘的。干顺手了后，一天的工作量三个多小时就做完了，其余时间可以在楼梯间自由支配。”

雁姐说：“我喜欢诗歌，只有晚上回家写才能写几个小时呀，上班工作时可以构思，构思好了，干完活儿可以随便找个楼梯坐下，写在手机上。而且我不喜欢跟人打交道，这活儿让我心静，一天除了上下班打卡时集合一下，其余时间都是一个人干活，可以安静地想，安静地处理任何事情，自由得很。这一年，我坐楼梯上写的诗歌够出两本诗集了。”这么说来，当保洁员对雁姐而言

□雪樱

宁老太“疯”了。住在二楼的晨晨把中指竖在嘴边，“嘘”的一声，低声说：“她跑到我家来砸门，我从门缝里看到她披着头发，好可怕啊！”话音落下，她拉着小伙伴的手，又跑去玩儿了。这是周末的午后，秋风不燥，秋阳慵懒，把楼下晾杆上的棉被和衣服晒得喧喧腾腾的，好像膨胀得要炸裂，丝绸般的温存扑面而来，抚摸着路人的脊背。

老，好似一把暴虐的刀子，残酷地刮下岁月坚硬的鳞片，让你措手不及，又无可辩驳。宁老太几乎是一夜之间“疯”掉的。老伴去世后，处理完后事，她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以前缩起来的头发披散开来，双眼六神无主如死寂的潭水，身着白色短袖衫，趿拉着拖鞋，在院子里四处乱跑。她数十年耕耘的小花园荒了，她心爱的花草慢慢枯萎掉，她用石块和花盆圈出的空地被汽车占据了，那是她的最后一道防线，以前是谁也不能侵占的领地。有一次，我早上赶时间去医院抽血，出租车停在她的窗下，司机倒车时不小心轧碎了她摆放的花盆，那块泾渭分明的空地被撞出一个豁口。她从卫生间的窗户探出头来，不依不饶地呵斥道：“不能走！”司机赶忙下车道歉，连声说“对不起”。她从屋里跑出来，双手叉腰，拦在前面不让走。司机好话说尽，要掏钱赔偿，后面开车送孩子的邻居也帮忙圆场，她才不情愿地放行。走出好远，我回头望见她还站在原地指指点点。

人上了年纪，活得越来越像个钟盘，有属于自己的规律，无论吃穿用度还是生活作息。如果有一点逾越，他们就会不高兴甚至恼羞成怒。楼下后院是一块狭长的公共空地，宁老太把房前屋后打成一个袖珍小花园，初夏的茉莉花，秋天的无花果，着实招惹孩子们的目光。平日里，除了吃饭、睡觉或偶尔外出，她都守在窗前盯着以防陌生人闯入。那无花果跟着她也享福，用淘米水、鸡蛋壳、鱼内脏施肥，一树果子密不透风，谁见了都垂涎欲滴。果子熟的那段日子，她盯得更紧了，却总有几个淘气的孩子捷足先登，摘几个尝尝鲜，惹得她直跳脚。待果期将尽，她拿出几个无花果分给孩子们，他们隔着老远咯咯笑个不停，并没有上前去接。

初秋的一天傍晚，宁老太跑了。她儿子一天过来两趟，下午来做饭时，家里没人，满院里找，不见踪影。儿子想到她可能去的地方，找了个遍，最终在隔壁小区一位老乡家找到了她。她头发凌乱，穿着短袖薄衫，已然不知冷热。儿子一路抱着她回家，累得满头大汗。事后有邻居说，她得了阿尔茨海默病，吃饭不知道饱，经常乱跑。过去她是个顶有主见的人，老伴

【浮世绘】

□马海霞

雁姐的父母都是国企职工，她家在我们村属于条件好的家庭。和村里的同龄人相比，她没吃过苦。

雁姐年轻时模样生得俊俏，性格柔和，又是文艺青年，追求她的小伙子不少。雁姐和学中医的王医生对上了眼儿，一谈即成。他们结婚后，生了一对儿女，日子过得优哉游哉，着实让人艳羡。后来，雁姐所在的企业破产，她下岗后一直在家当全职主妇，有大把闲暇时间上网，她开始玩博客，在上面发表“无病呻吟”的诗歌，还创建了一万多人的文学圈，当了她有生以来最大的“官”——圈主，自得其乐。我们都笑她，闲得无聊，有那时间找份工作赚点钱不香吗？

去年，王医生突发心脏病去世，家里经济变得捉襟见肘。女儿已经出嫁，但儿子还在读大学，不能坐吃山空，实力不允许雁姐坐在家。可她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便向我诉苦：“没想到现在找工作这么难，我想找个保洁员的活儿也找不到。”正好我有位同学在物业公司当经理，我问了一下，同学爽快答应了。

雁姐上班第一天，我还没来得及打电话问她干得顺心不，她先发朋友圈诉苦了：累死累活干了一天，活儿还没干完，累哭了，不知道还能坚持几天？

雁姐被王医生惯坏了，加之天天沉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